

从“机械实施”到“更新”： 教师课程实施水平与专业成长历程^{*}

■姜荣华¹, 马云鹏²

摘要：课程实施水平是“关注为本采纳模式”中从行为维度测量与促进教育变革中教师课程实施行为的工具。通过使用这一工具测量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并根据课程实施水平量表的层级水平评定教师行为，可以呈现我国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与专业成长历程。

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实施水平；专业成长历程；教师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2)01-0037-03

课程实施水平(Levels of Use)是霍尔(G. E. Hall)等的“关注为本采纳模式(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的工具之一，它包括八个水平、七个类别，是从行为维度测量与促进教师在教育变革中的课程实施程度的工具。其中，八个水平是从0水平“不实施”到VI水平“更新”，前三个水平属于非实施者行为，后五个水平属于实施者行为。每个水平又以知识、获取信息、分享、评估、计划、观点陈述、执行状况七个类别作为观察点，同时，根据实施水平的不同，其对应观察点的内容及技术熟练程度也不同。

一、被试的选择及测量过程

本研究选择A市的两所初中作为个案进行观察，其中一所为区属初中(以X校为代表，该校为完全义务教育学校)，将其作为主要观察对象，观察时间为2007年3月12日-4月20日；另一所为省属初中(以Y校为代表，该校为完全高中)，将其作为次重点观察的对比样本，观察时间为2007年11月20日、12月6日、2008年5月30日-6月17日。观察期间主要进行听课、访谈、短时晤谈、文件分析等。这两所学校是在预测中使用关心发展阶段问卷进行测试过的学校。研究者在观察期间分别对每所学校的各4位教师进行了聚焦式访谈，这些教师是从两所学校的二年组教师中随机进行的抽样，同时，还对两校的其他6位教师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另外，本研究还对本市的1位骨干教师及B、C、D、E四市(其中两个为发达地区)的14位教师进行了辅助对比访谈。访谈方式为电话或线上，访谈的次数根据访谈所获内容容量及充分程度决定。本研究共访谈了29位教师，对其中正式访谈的22位教师进行了实施水平的分析。本研究使用的访谈提纲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回忆性分支访谈”，第二部分是

部分地根据课程实施水平进行的七个分类设计；第三部分是课程改革相关的辅助性问题。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有：访谈提纲、录音笔、MP3、听课笔记。

二、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霍尔等认为，由于课程实施水平是行为维度的概念，很难用纸笔问卷进行测量，过去的研究者也曾尝试过，但并不成功，因此，他们“发展出了一个特定类型的访谈程序称为‘聚焦式访谈’”^[1]。为了了解这一方法收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霍尔等人专门进行了一项对比研究来确认这一问题。他们分别采用聚焦式访谈和人种志研究两种方法收集资料，并比较两种方法收集到的资料所处的课程实施等级，结果表明，通过人种志方法与通过聚焦式访谈法研究的课程实施水平的等级间的相关为0.98，这一高相关使霍尔等相信，“一个经过了训练的访谈者使用课程实施水平的聚焦式访谈程序可以准确地进行工作”^[1]。为了保证所获资料的真实与可靠，并具有同类个案的意义代表性，本研究所选择的主体样本具有能代表一般的特点，对资料的收集采用对比访谈、对比观察、文献分析等多重印证的方式，对所获资料通过原始分析、提取聚类，并反复分析比对课程实施水平量表进行归类，同时还比较同类研究者通过课程实施水平对资料分析的情况。

三、测量结果 教师课程实施水平与行为分类

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被称为“新课程改革”，于2001年9月在全国38个国家实验区进行实验，旨在改革以往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在课程结构、内容、形态、学生创新精神与能力、思想品德培养以及教学方式、评价体系、课程

^{*}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课题《学校的社会水平与改进模型》的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10QN019。

作者简介：1.姜荣华(1978-)，女，辽宁桓仁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2.马云鹏(1954-)，男，吉林洮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表1 从不实施→更新：
处于不同实施水平教师课程实施行为的历程描述^①

课程实施水平		教师行为特征
实施水平	所属类别	
层次0： 不实施→ 实施	执行状况、 评估	课改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实施新课程，就好像不太适应似的，后来实施了，变化主要是：学生活动多了，老师讲的相对来说少了。(A市地理教师) J：课改刚开始时，您觉得您实施新课程了吗？ T：没有。 J：觉得什么时候才开始实施的？ T：一年之后吧。(C市语文教师)
层次： 定位	评估、执行 状况、计 划、分享、 获取信息	刚开始大家都讨论(课改)能不能搞好，但我认为刚开始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新课程之后新增了不少实验仪器，包括……这样，原来的老师该怎么做呀，这节课要怎么设计呀，这个肯定要有，这个主要体现在实验上，比较多，但是在教学中做得还是比较少，最主要还是生成性的，平时就是摸索。(A市生物教师) J：课改刚开始时，您觉得您实施新课程了吗？ T：实施了，那时候很热，耳濡目染的。听了很多课，还为此参加过一些比赛，也可以说是硬磨的，各级教研都在提倡。(A市数学教师)
层次： 机械实施	评估、执行 状况、知 识、分享	确实，一开始实施新课程，大家都会往上评，比如，一定要小组讨论，一定要改编小剧，就是多少有点花哨的那种，大概有一两年吧。(A市语文教师) 开始的时候就是所有老师上课必须有活动，物理课就必须有探究，要不然的话……实际上不见得所有的课都是那样的，反正要是来听课，人家评价就是你没有学生探究活动啊这些，老师只要是讲多了，他的课就是一个比较差的课。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样，包括他们评审组，评完了也都说实际上感觉并不是那么客观的，不是所有的课都必须这样，但是他对一堂课的评价，有评课的标准，一项一项的，你没有那项他就扣分，就是那样。(A市物理教师)
层次： 机械实施→层次 A：常规 化	评估、观点 陈述、知 识、执行状 况	开始的时候课堂很乱，不好控制，不太习惯，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感觉学生的收益较大。我现在的教学班大约经过了一年，但不同人的标准不一样，究竟改到什么程度，也没有一个界限，我就是感觉，学生对这样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挺适应的，成习惯了，到了某个环节，自动就会进行。(C市数学教师) 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过激，我们听课还全市的呢，说怎么好，怎么观摩课，然后你看这怎么好，但是那时候，就是看谁敢创新。第一堂课大家发言，老师都没看着老师说话，就是学生，正常教学的话，不太可能那样，准备时间得多少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种导向还是好，尽管有的时候它要求的可能不是那么合适，但是它的方向、趋势还是好的。就以前我教的那些学生，我觉得老师说的确实还是多，应该减少，调动起来学生，教材不是也跟着变了嘛，反正我也年轻，可能跟的能稍微快点，这是我的感觉，别人可能觉得这教材不好，乱糟糟的，但我还是觉得挺好，我的学生也觉得挺好，就那届学生，心里特别有底……那届学生竞赛成绩特别突出，平时的成绩也非常好，中考也是。(A市物理教师)
层次B： 精制加工	知识	因为最初人教版教材那种知识性、语法性的少，那种情感的熏陶多，你要是更多关注大家的情感熏陶吧，就容易跟思想政治课有相同之处，所以，这样教来教去就觉得还是应该保留一点语文的本质的东西，思想只是一个方面。(A市语文教师)

层次： 整合	知识、评 估、观点陈 述	J：是否对将要进行的活动进行过计划？ T：对语文学科来说，当时就是有赞成有不赞成的，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当作以后就这么做，没有这样的，一直都是在审视的感觉。(A市语文教师) 前几天有一个新课改5年汇报课，就是经历的老师做一个汇报，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这个课是他经历了而且反思过的，比如说这节课你满堂灌，老师可能就觉得这不太符合新课改的理念，其实也不见得这样。(A市语文教师) J：关于历史与社会综合的问题如何？ T：综合程度挺高的。因为是人文学科整合嘛，比较关注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这个是不能量化的，从关注社会方面来看，我个人感觉D市的学生还是可以的。(D市历史与社会教师)
层次： 更新	执行状况、 知识	人教版教材里面每个单元后面都有一个写作·口语交际·综合实践活动，比如，这个单元后面就有一个叫“说不尽的桥”，教师引导学生的时候还得找足了桥再说，但学科是有交叉性的，这个跟地理就交叉，它跟语文的联系又在哪里呢？比如说桥的文化，在文学里是以桥是路的延伸这种载体出现的，那么应该往这靠一靠。所以说在评课当中，大家就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是不是每堂课都应该完全按着新课改的理念走，我们现在是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但是在交叉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突出本学科的特点呢？(A市语文教师)

管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本研究对五个市的22位教师进行了访谈，并对访谈资料逐一进行归类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教师所处的课程实施水平为：9%(2位)的教师处于机械实施水平，41%(9位)的教师处于常规化水平，23%(5位)的教师处于精致加工水平，18%(4位)的教师处于合作水平，9%(2位)的教师处于更新水平。这22位教师课程实施行为特征与状况的描述见表1。

四、从“机械实施”到“更新”：教师课程实施的历程

从教师课程实施的历程来看，课程改革经历了教师的新鲜—模仿—过头—回收—冷静反思—回归—探索/摸索的阶段。优秀的教师开始反思，教学的本质是什么，课程(学科)到底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

从课程实施水平的七个分类对两校教师课程实施行为的特征进行归纳得出：X校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主要介于“常规化”与“合作”之间，目前，教师的课程实施正处于探寻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提高教学质量和对学生的影响上；Y校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主要介于“合作”与“更新”之间，个别教师也处于机械实施+^②水平。由于X、Y两校同属于A市，他们经历了共同的课程改革推行的历程，而且从目前被访谈教师课程实施水平的内容分析及前期观察表明：Y校教师的平均课程实施水平高于X校教师的平均课程实施水平。X、Y两校的文化气氛不同，Y校是A市的一类校，它代表了这座城市少数优秀学校的情况；X校为二类

^①表中资料来源于笔者博士论文的访谈资料，为阅读方便，对原访谈资料的部分语句进行了通顺，但保留原意。其中J代表笔者，T代表教师，A、B、C、D、E代表被调研的五个城市。

^②机械实施+表示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正处于从“机械实施”到“常规化”的过渡阶段。

校,它代表了A市更多学校的情况,由此也能判断出X校教师课程实施的平均水平要低于Y校教师。在此要特别指出,尽管笔者将X校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界定为“常规化”,但与骨干教师的“常规化”相比可能是缺乏质量的。关于条件的限制,这是X校教师发展的较高状态,将其中一部分教师的实施界定为“常规化”,是根据学校水平、课程实施水平标准以及教师发展的连续性水平来界定教师的行为的,这也印证了我国台湾学者黄政杰所提出的判断的标志,即如果大多数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显示出第五层次“常规化”,而教师并未发展出实施新课程的不同教学方法,如果这种方式保持不变,则此课程实施的层次是相当肤浅的^[2]。X校恰处于这样的实施状态。

本研究在质的研究中评定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综合考虑了学校条件、教师场域与课程实施水平量表的标准,充分遵循“评定是为了界定和清晰教师所处阶段所表现的意义,找到关键点,促进教师更好地实施新课程”的理念。从表1可以看出,影响两校教师课程实施水平的因素有一些是共同的。首先,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笼统的知觉,包括对课程标准、课程的文化价值等,显示出教师对课程的理解缺乏上位的清晰感以及课程意识的缺乏等;其次,学校、社会对教师实施新课程的支持、干预不足,如教师参与教育信息化的条件、课程资源的支持、教师课程实施的权限与空间等,这些因素的制约使教师实施课程改革“知识”缺乏、“执行”受限。同时,每个学校又存在具体的问题,比如,X校还表现出资源条件的缺乏,这不是程度的差别,而是有和无的差别;课程改革理念与体制的矛盾;没有形成积极的变革文化,缺乏同伴互助与引领,等等。课程实施水平是一个理论上理想的框架,对于资源条件较好的学校,教师们比较完整地经历了从“不实施→更新”的循序历程,在行为分类上也几乎能涵盖七个分类,比如,Y校比较充分地经历了“不实施”→“机械实施”→“精制加工”→“更新”→(再回到新一轮的)“常规化”的过程,而对于实施条件不很充分的学校,由于缺乏专业引领与变革促进者团队的干预力量,教师没有完整地经历各实施水平,可能也没

有很好地“准备”、“定位”就进入了实施阶段,且实施过程中亦缺乏有效的干预力量,这样,尽管其课程实施水平也达到了“常规化”,但更可能是经过课程改革影响及时间流变被“熏陶”而成的,难以达到专业技能的核心。比如,X校基本是从一开始的“机械实施”到低质量的“分享”,除优秀教师以外,多数教师停留在“机械实施”到“精制加工”之间,没有被干预而呈现出向更高的实施水平发展的趋势,从而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也或者是由于促进力量不足,缺乏积极的变革文化,勉强达到“常规化”以后就逐渐停止继续向前发展,比如,X校的教师最高处于“分享”、探寻水平,这种“分享”的水平也因缺乏更高层次的引领而成为质量欠缺的“合作”进而阻碍了教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同时,也极少有教师达到“更新”水平,X校教师课程实施决策的权力也使他们没能像Y校教师一样非常自主地决定是否使用新课程的方法,或使用替代的方法。教师虽然也经历了课程实施水平的发展历程,但除了“机械实施”以外,每个层次都是不饱满的。另外,从横向分类上来看,X校教师在评估、计划、观点陈述上没有更多地呈现,或没有Y校教师呈现得明显。通过课程实施水平量表的分析可知,量表本身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框架,在其他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教师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发展的,但在有些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教师课程实施水平的发展会受到阻滞。

参考文献:

- [1]Hall, G. E., & Hord, S. M. Change in schools: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94.95.
- [2]黄光雄,蔡清田.课程设计——理论与实际[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9.

作者单位:姜荣华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吉林 长春 邮编 130024;马云鹏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邮编 130024

From “Mechanical Implementation” to “Renewal”: Teachers’ Level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JIANG Rong-hua¹, MA Yun-peng²

(1.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evel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s the tool in 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 which measures and promotes the behavior of teacher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in the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dimension of behavior. By using this tool to measure teachers’ level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ir behavior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level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we will be able to present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profession development in china’s curriculum reform.

Key words: curriculum reform; level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 development; teachers